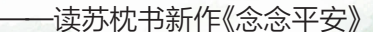


□沈伯文



□叶酱

若春天最好时节的蚕豆和竹笋。

为了玩“草花游戏”，枕书特意去种了一株卷丹百合来做豹子，她说：“近年传统文化复兴，这些旧的玩具与技巧被人们记起，在各种汉服视频里频频登场，固然很妙。只不过，特意演出来的游戏和自然而然玩着的游戏之间，尚有一定距离。”深以为然。

她还在信中介绍了一位画作带有中国审美趣味的画家“野口小蘋”，以及有“半岛舞姬”之誉的朝鲜舞踊家崔承喜。我对日韩社会不算生疏，但也只停留在浅的现代文学和流行文化层面，看苏枕书的通信集收获颇丰。她在古书堆里细细寻觅那些往昔的人物身影，看似枯燥的历史片段，化为一个个生动的形象和故事，皆由她以和友人倾谈的口吻，娓娓道来。

在Z世代人的概念里,书信早已成为一种十分复古的行为。我出生于80年代末期,读小学的时候还很流行交笔友,给素未谋面的人写信。后来亲历了数字变革,大学后人拥有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,提笔写字的机会越来越少,用电脑写作业、发邮件,在手机上完成几乎一切可能的交流。

上一次写信是什么时候呢？我仔细回忆了一下，也是在京都。契机是逛了老牌文房用品商店“鸠居堂”，寻到特别美丽的和风信纸，无论图样设计还是纸的质感，都令人很有写信的冲动。

买回来许多,不能仅仅放着观赏吧,使用它给远在开罗的爱人写信,抱着或许会寄丢的念头,给每一封写完的信都拍照留影。我们不是多没有安全感的现代人啊,习惯了即时通信,习惯了讯息旁边甚至会有“已读”二字,一封缓慢而渺茫的实体书信,反而要

☐ 梅莉

去矣。第二天，回到营地的母鹿看不见自己的小鹿崽，奶水便从此枯竭。后来大家迁移时，骑在那头母鹿背上的列娜，因为途中太困倦而从驯鹿身上掉下来，在睡梦中冻死。当“我们所有人都为列娜的离开而伤心难过，但这时，灰母鹿的奶汁又像泉水一样涌流出来……”这时，人就是鹿，鹿就是人，列娜终究难逃宿命。这段写得虽然有些玄幻，但我却相信是真的。凡是养过宠物的人都懂，猫呀狗的是家中成员，它们也有自己的简单思想，虽然不多，但爱恨分明。比如我家猫在我和他之间二选一时，它永远选我先生，因为他真的对猫超级友好温柔，而我经常惹猫不高兴。

熊在小说中与“我”也有不解之缘，因为“我”的两次婚姻都和熊有关。由于熊两脚站立的样子像人，因此鄂温克人相信，熊的前世是人。在森林中迷路的少女——“我”，遇见了熊，据说熊不吃露着乳房的女人，“我”便脱掉上衣，熊果然放过了。裸露着上身的“我”就这样与熊第一次丈夫拉吉达相遇。

□陶晓跃

屁颠颠地随军而歌。不久,永王溃不成军。李白这个倒霉蛋随之被捕、下狱,最后定了个“从璘”罪,流放夜郎。

作者既详尽述录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,虽不乏惋惜之情,却也对李白此举作了理性的分析,“诗人是以一个赌徒的心理,押上这一宝的”,个中三昧让人玩味不已。

再如龚自珍，被柳亚子称之为“三百年来第一人”，绝非浪得其名。仅他的315首七绝《己亥杂诗》，就让他有了足够的底气，一览众山而小。“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

降人才”，其诗至今读来，依旧气势如虹。可就是这么一个脚踞群伦，不同凡响的近代思想家、改良主义的先驱者，却深陷“丁香花公案”之中。龚自珍与晚清著名女诗人顾太清那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事，至今仍是一个谜。《己亥杂诗》第209首“空山徙倚倦游身，梦见城西阆苑春。一骑传笺朱邸晚，临风遥与绛衣人”，并自注“己亥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”，就深深印着诗人的私人记忆。顾太清是贝勒府里的贵夫人，命运好就注定了这段情事的走向。最终龚自珍暴卒于丹阳书院，年仅49岁。

作者概括龚自珍的一生：“赌命运，赌爱情，赌文学。”结果，命运多舛；爱情无果，还搭上了一条命；唯有在文学上，他唱出了自己的绝响。

又有辜鸿铭，绝对是中国文人中的一朵奇葩，他生在南洋，学在西洋，婚在东亚，仕在北海，头上顶着13个博士学位的帽子，却留一条清朝的辫子。这条辫子假让新派鄙夷，他却毫不在乎，我行我素。他曾应蔡元培之邀，去北大讲课，辫子上还特意系上红绳，赢得哄堂大笑。可他神闲气定，耐心等待到学子嗤笑之余，才不紧不慢地说：你们笑我的辫子，可我头顶上辫子是有形的，而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。一时，全场哑然。

用相机二次保存才安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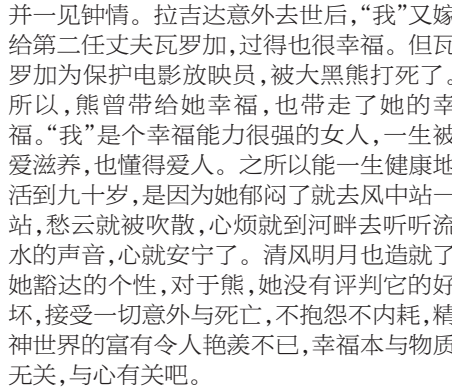
读《念念平安》的过程中,又勾起了我对这段写信时光的记忆。无论是手写信还是电子信件,能写长文并以长文进行交流的状态,在如今反成了异类。京都真是个很奇怪的地方,它会催化你重拾一些古早行为,挑选贺年卡手写后去邮局投递,在寺院的二手书市买旧书,老老实实写明信片去预约寺院参观。

自己客居过京都两年时光，作者笔下的许多地名，于我而言也是乡愁一般的存在。住在关西，对奈良、滋贺、大阪和歌山更熟悉，难免会有自然而然的“近畿”意识，对关西的私铁，尤其家门口会经过的线路格外眷恋。虽然离开京都已经许多年，时不时也会去旅行，但终究与常住的感觉不同。追读苏枕书的每一本书，也像是我内心对京都眷恋不舍的一种仪式感。

网购的莴笋一个月后才到，作者打趣道“仿佛买期房”，略带自嘲的可爱比喻，但味道不怎么样。深秋晾的柿干取一个分食，十分美味。要与六日为梅酒一起列入“年中行事”。

正如后记所说,“这几年已经历了世界的不少变化……与美和爱有关的一切,倒是愿意反复重温。”《念念平安》作为京都通信系列的终结篇,保留下了重要与不重要的所有当下,平凡琐事也会带来巨大回声。

(3月15日下午2:40,南通市图书馆二楼
将举办苏枕书新著《念念平安》读者分享会
暨苏枕书著作展,苏枕书将亲临签售。)



森林里有体型庞大的鹿科动物“堪达罕”、为达西复仇的鹰，喜欢在秋天时为冬储藏食物、把爱吃的蘑菇挂在树上的聪明灰鼠，长得最难看但雄性会散发出特殊香气、收集起来就是麝香的獐子，美味的山鸡、野兔、狍狗，狡猾的山猫……万物有灵，这些森林里的精灵如今生活得还好吗？希望人类并没有过多地打扰它们。

辜鸿铭精通英、法、德、拉丁、希腊、马来等9种语言，他曾用英文著有《中国人的精神》一书，在西方产生极大的反响，他提出的“中国人的性格和文明的三大特征，正是深沉、博大和淳朴，此外还有灵敏”，充满了一种文化的自信。由此，他以发扬国学为己任，倾力挑起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化的重担，赢得西方诸多名流家的敬慕。他虽为一介清末遗老，可也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。

还有《曾经沧海难为水》里的元稹,《我亦平生伤偏迫》中的朱熹,《可怜一曲长生殿》中的洪昇,《翩然一只云中鹤》里的袁枚,乃至《诗笺燕子空衔却》中臭名昭著的阮大铖,以及苏东坡、陆游、赵孟頫、钱谦益、毛奇龄等等,他们纷纷从书里走了出来,展示着各自的面目。读来趣味横生。

质疑,可以说是阅读的高境界,它是思辨的结晶,其趣味更是绕梁三日而不减。

作者写龚自珍，援引王国维语：“其人之凉薄无行，跃然纸墨间。”查阅《人间词话》，此断语是王国维对龚自珍一首“偶赋凌云偶倦飞，偶然闲慕遂初衣。偶逢锦瑟花间句，便说寻春为汝归”一诗的点评。诗的后两句不过是诗人情之所至地脱口而出，其率真可见一斑。王国维就此认定诗人轻薄，本身有失公允，而作者原封搬运，难免以讹传讹。

再有作者写沈德潜替《一柱楼诗》捧场作序，并提及由《一柱楼诗》而引发的清代文字狱，以为徐述夔诗集之反动，就是一句“大明天子重相见，且把壶儿倒半边”。其实此诗句并非徐述夔所为，它与“清风不识字，何乱乱翻书”都是后人依附的“伟绩”。

《飞扬与落寞》，以史为鉴，针砭时弊，娴熟的借古讽今技巧，常常让人会心一笑，这又是阅读中的意外收获，不亦乐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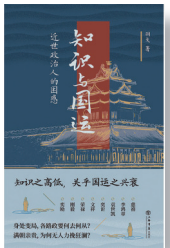


本书是当代艺术家冷冰

的首部诗集,精选99首藏而未
的作品,时间跨度近四十年,
证了作者在巴塞罗那和荷兰的
作历程。与诗歌相伴的还有冷
川创作的21幅黑白刻墨画,14
手稿原迹,以及珍贵的昔日
照片。本书由知名设计师、“世界
美的书”得主周展操刀,是一本
有典藏价值的艺术家诗集。



这是一本围绕着书和人展开的人文随笔集，内容涉及人、书事、散文笔法，亦有文坛录之功与掌故考据的乐趣。中行文舒缓散淡，资深媒体人峥嵘华将当代书事择取而记之，留下了一手的人文资料，同时又足了读者的文化拾遗心理。人味、满纸皆是质朴的求索解析、温情的抚摸与回眸。



《知识与国运》
羽戈 上海书店出版社

晚清适逢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，进退之间的决策，影响就是国运。羽戈深度分析慈禧、李鸿章、袁世凯等人的知识结构与素养，以及在时势之中各自作出的决策，剖析其复杂的心路历程，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与教训。羽戈指出，回溯晚清历史，前多谈制度，而忽略清历，人们谈国运，终归还得落到个体



《贝多芬：终生的革命者》
[美]约翰·克拉布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该剧将贝多芬的作品与早年在波恩时就熟知的革命人物联系在一起,有可能塑我们对贝多芬的认知。在作曲家对拿破仑的迷恋的注目中,克拉拉将那个时代展现在她面前,将改革者、革命理想、文学、审查和镇压,以及伟大实验的最终失败编织在一起。